



1 4  
1555  
188





門 14  
號 1555  
卷 188

宋遺民錄卷十一

汪大有 附錄五

汪水雲遺事

陶九成

汪元暈先生大有號水雲元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  
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  
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  
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鑾章兒賸遣追徐福厲鬼  
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此語  
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宋遺民錄卷十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題水雲汪詩集後

迺

賢南陽人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  
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嘗命奏琴因賜為黃冠師南  
歸後數往來匡廬彭蠡之間若飄風行雲世莫能測  
其去留之跡江右之人以為神仙多畫其像以祠之  
像至今有存者予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詩  
凡若干首多記其亡國時事讀而哀之成二律以識  
其後

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

客過殷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

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

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

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

汪水雲詩敘

劉辰翁

杭汪水雲以布衣攜琴渡易水上燕臺侍禁時為太皇  
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銀鑪所為之作拘  
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



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之繫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使之娛清夜釋羈旅邪何其客之至此也琴本出於怨而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雪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如出乎天上落乎人間殆泊與澹相遭而卒歸於無有其亦有足樂邪歸江南入名山著黃冠據槁梧以終又起而出乎江湖邇者名人勝士以詩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憂悲恨歎無不有及過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

遺跡凡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解其囊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予蓋不忍觀之孰不游也以琴遇少琴能詩又少余欲盡其卷計之而不勝其壹鬱也則復使之進琴焉廬陵須溪劉辰翁會孟書

書汪水雲詩後

文天祥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于幽燕之國袖出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於子長之游嗟乎異哉乃爲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弦北風其涼



六文長金卷一  
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之困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一  
百五日廬陵文山文天祥履善甫

馬廷鸞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尋見予且臥  
病彊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與  
坐語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稟求余  
爲序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潸然淚  
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席慟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  
出予病復作不能爲元量吐一語因題其集曰詩史三

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翔仲

周方

予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爲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  
之隴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塘晚節  
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肖爲婉變含蓄千載之下人間  
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爲悲咽正平操  
搥聽之者三臺俱無聲韻噫水雲之詩真能使入至如  
是至如其感哉渡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慨易水  
之風則水雲續集予尚能無感能無喜古好義山周方



方叔

趙文

讀注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人善琴嘗以琴事謝后及王昭儀晉國亡親見黃蒼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具道畱燕日久尚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丞相於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爲青冢存者爲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紇千山頭之歌水西流朕東上之歎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恨一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寫爲詩幽憂沈痛

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作黃冠師飄然興亡得喪之外獨畱此斷腸泣血遺千古羞與千古恨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嘗君悲也及爲言千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墳墓下嬰兒豎子採樵者躑躅而歌其上然後孟嘗君泣焉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孟嘗君泣涕增哀若破國亡邑之人況予亡國賤俘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泣焉承臉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吾取琴爲先生鼓之何如予拭淚而謝之曰止止廬陵青山趙文儀可



李珣

往時讀泣血錄為之淚下因歎德祐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余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雲出示類彙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歛獻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竝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邪留

詩與後人愁耶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綴卷

尾云天地事如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邙

山吉人鶴田李珣元輝

鶴田初寒夜坐云四壁兒糊如暖閣一鐙妻占補寒衣見桐江集

續琴操哀江南

四章

謝翹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嘻汪蓋死



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眎被翼軫客  
星光光自陪輦轂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  
有感就死無罪莽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  
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憤  
不顧身我眎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汝縲紲姦黨

心寒健兒膽裂黃河萬里冰雪峩峩爾死得死我生謂  
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酸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薄送于野曷  
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為別淚昔也  
姬姜今焉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為  
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遊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裴



分道目錄卷十一  
回舊鄉江山不改風景 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  
雲散羽林鳥沒吞聲躑躅悲風四來爾非遺民何獨不  
哀

跋

吳萊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翱作讀  
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  
者謂非翱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元兵壓境兩宮且以琴  
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嘗以壺觴自隨盡日不醉  
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壅

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慄危懼之不恤  
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  
守東南數郡爲一龜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  
戎服聽講老子中旣輟講諫者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  
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緹幕雖拔刀斫案  
不得悔噫宋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  
其不爲鄒忌必爲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  
更張亦能使之泣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聲窮  
窮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怏怏奔走萬里若



宋遺民錄卷十一  
不釋然者嘻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  
祿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闕四座莫不歎息泣下  
又況天地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  
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  
所守者翺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  
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贈汪水雲

李吟山

青雲貴戚玉麟兒曾逐鸞車入紫闈王母窗前窺面日  
太真膝上畫眉時滄溟水闕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

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鍾期

摸魚兒送汪水雲之湘

王學文

記當年舞衫零亂霖鈴忍按新闕杜鵑枝上東風晚點  
點淚痕凝血芳信歇念初試琵琶曾識關山月怨弦易  
絕柰笑罷鬢生曲終愁在誰解寸腸結浮雲事又作  
南柯夢徹一簪聊寄華髮乾坤滄海無窮事不歷昆明  
初劫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梅花疊黃花送客休更  
問湘雲獨醒何在沈醉浩歌發

送汪水雲入湘

吳仁傑



碧水初翻海亦摧奮身鼇背護蓬萊忍隨天上紅雲散  
却馭關中紫氣回大道有常須變化元關無鑰任敲推  
攜琴更拜蒼梧野 想南薰入調來

讀汪水雲集

碧窓聶守真

一夕緇塵蔽海東潮頭無力障西風汗沾鐵馬唐陵在  
淚灑銅仙漢祚終昨日又聞金盃出他年誰信五棺空  
中郎未抵支郎慘地老天荒恨莫窮

題汪水雲集後

元黃建可

南音誰與調陽春戀戀餘香舊舞茵漢有銅仙空化淚

楚因寶劍不全身美人粉黛塵俱幻放客風騷恨轉新  
一卷長留天地外爲公歌此淚盈巾

右詩二篇載永樂大典第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三卷第十七頁仁和余編修集自京師寄示因補錄於此以存滄海中一粟可謂幸已嘉慶丁卯重九通介叟鮑廷博寓兩粵會館書時年八十

浮丘道人招魂歌

以下知不足齋補輯

汪元量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齧氈雪窳身不容  
寸心耿耿摩蒼穹睢陽臨難氣塞充大呼南八男兒忠  
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兮歌無  
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殺氣黑忍埋玉骨崖山側  
蓼莪劬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拔舌剖心命何惜  
地結萋宏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兮歌復  
憶魂招不來長歎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信不通鴻飛絕獨處空廬坐縲紲  
短衣凍指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刃飛空肢體裂  
此時與汝成永訣汝於何處收兒骨嗚呼三歌兮歌聲  
咽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殃黃塵暗天道路長

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兄跣足行雪霜  
萬里相逢淚滂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兮歌欲  
狂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飢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狼虎  
不肖偷生作人婦左掖虞姬右陵母一劍捐軀剛自許  
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爲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兮歌聲  
苦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煨燼不得安  
叫怒索飯飢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荆棘蹲坐膚不完



失身被繫淚不乾父聞此語摧心肝嗚呼六歌兮歌欲  
殘魂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曉妝顏似玉憶昔狼狽走空谷  
不得還家收骨肉關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驅人夜燒屋  
一雙白璧委溝瀆日暮潛行向天哭嗚呼七歌兮歌不  
足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蠅歎香汁杜陵寶唾手親拾  
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國風什鬼神護呵六丁立  
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溼嗚呼八歌兮歌轉

急魂招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蕩  
鐵湯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閒留好樣  
惜哉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  
放魂招不來默惆悵

文山道人事畢壬午臘月初九日

厓山禽得到燕山此老從容就義難生愧夷齊尚周粟  
死同巡遠只唐官雪平絕寒魂何在月滿通衢骨未寒  
一劍固知公所欠要畱青史與人看



宋遺民錄卷十一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宋遺民錄卷十二

梁隆吉 附錄六

梁先生詩集敘

胡迺

先生姓梁諱棟字隆吉其先湘州人曾祖諱翼字羽之祖諱琛字仲玉父諱定字安道皆仕金國金亡安道公過江南寓鄂州先生以壬寅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鄂後遷鎮江弱冠領漕薦戊辰登龍飛第初選寶應簿丁父憂壬申再調錢塘仁和尉辟入帥幕一時聲名張甚甲戌避地建上丙子宋亡歸武林閒處守道安貧澹如



也弟諱柱字中砥入茅山從老氏學先生依焉庚寅遭  
詩禍自是名益聞卜居建康時往來茅山中江東人士  
從學甚衆乙巳歲七月七日無疾坐逝壽六十有四葬  
城南鳳臺西鄉先生平日好吟詠藁無存者門人問曰  
先生何故不存藁荅曰吾詩堪傳人將有腹藁在可謂  
名言惟先生清風峻節無愧古人世罕知者詩抑未耳  
先生豈欲以是名世顧詩無傳孝子慈孫不忍也乃哀集  
門人所記者得古律絕若干首樂府若干首并錄其平  
生出處大槩以俟後之君子云皇慶癸丑上元金華胡

迺書

大茅峰

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嶮巖碧雲遮斷天外眼  
春風吹老人閒心大龍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沈  
無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顛崖誰念受辛苦  
古洞未易潛幽深神光不破黑暗惱山鬼空學一作離  
騷吟我來俛仰慨慷山川良昔人民今安得長松攬  
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一聲長嘯一作長下山去草木  
為我畱清音廷博案隆吉登大茅峰題此詩於壁有黃  
冠詠於句容縣以為訕謫朝廷行省聞之  
知不足齋叢書



都省收梁於獄禮部免罪放還事詳至正直記

四禽言四首

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又

脫卻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織盡寒機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度脫卻布袴

又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水多九疑山前叫虞舜柰

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又

提葫蘆年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哀哉誰問醒三閭提葫蘆

金陵廢宮

六代俄然又一唐青山坐閱幾興亡心知江左非王業口說中原是帝鄉落日有時登北固春風吹夢過錢塘荆墳檜宅依然在畱與烏衣話短長

鳳凰臺



白髮久孤鸚鵡，盃碧梧自老鳳凰臺。管夷吾亦僅如許，李謫仙今安在哉。城郭是非秋雨外，江山形勝暮潮來。小畱只等中秋月，且放青冥萬里開。

白鷺亭

荻花蘆葉老風煙，獨上秋城思渺然。白鷺不知如許事，赤烏又隔幾何年。六朝往事秦淮水，一笛晚風江浦船。我輩人今竟誰許，只堪漁艇夕陽邊。

雨花臺

孤雲落日倚西風，歷歷興亡望眼中。山入六朝青未了，

江浮五馬恨無窮。客愁已付蒲萄綠，迳雨空餘瑪瑙紅。我亦欲談當世事，無人喚醒紫髯翁。

題寅叔小園

深巷渾無市井喧，主人有客便開樽。數竿脩竹三閒屋，幾樹閒花一畝園。楚岫和雲移怪石，秦淮流月下高原。此身且比淵明樂，母在高堂子候門。

久雨有感二首

冥雲生八荒，驟雨忽然至。中宵揭屋破，漏溼無處避。牀牀不得乾，僵立見憔悴。嬌兒莫啼哭，少須待晴霽。



少年不學稼老大生理拙入山採黃精窮冬一尺雪虎  
狼正縱橫原野有白骨傷心重傷心吾飢何足恤

贈嘉興徐同年

憶昔青龍在戊辰馬蹄同踏杏園春歸田令尹空書晉  
執戟郎君盡美新萬事不醒中酒聖一貧無奈訟錢神  
相逢莫效窮途泣自古求仁要得仁

野水孤舟

前村雨過溪流亂行路迷漫都聞斷孤洲盡日少人來  
小舟繫在垂楊岸主人空有濟川心坐見門前水日深

袖手歸來茅屋下任他鷗鳥自浮沈

登鳳皇臺

枕寒流碧縈衣帶高臺平與雲倚燕來鶯去誰爲主磨  
滅謫仙吟句愁思裏待說與山靈還又羞拈起簫韶已  
矣甚竹實風摧桐陰雨瘦景物變新麗江山在認得  
劉郎阿寄年來聲譽休廢英雄不博胭脂井誰念故人  
衰悴時有幾便鳳去臺空莫厭頻遊此興亡過耳任北  
雪迷空東風換綠都付夢和醉

右調摸魚兒



黃葵

乾坤有正氣閒色皆為臣名葩據中央紅紫誰敢鄰傾  
日不忘君衛足恐傷身冥然無知識忠孝出本真林林  
天地間戴履而為人明靈秀萬物孰不尊君親嗟嗟叔  
季後利欲泯天倫邈哉望帝國產此瑞世珍九夏不趨  
炎三月不爭春高秋風露冷孤標出清塵背時還獨立  
攬芳淚沾巾廷博案隆吉有種蔬詩云家貧忽暴富菜  
種三十六癡兒不解事問我從何得于義  
苟有違吾寧飢不  
食見至正直記

金陵三遷有感

憔悴城南短李紳多情烏帽染黃塵讀書不了平生事  
閱世空存後死身落日江山空喚酒西風天地正愁人  
任他蜂蝶黃花老明月園林是小春

淵明攜酒圖

淵明無心雲纔出便歸岫東臯半頃秫所種不常有苦  
恨無酒錢閒卻持盃手今朝有一壺攜之訪親友惜無  
好事人能消幾壺酒區區謀一醉豈望名不朽閒吟籬  
下菊自傳門前柳試問劉寄奴還識此人不

春日郊遊和友人韻



憶昔東風御柳斜，枯腸一日萬周車。壯心難起泥中絮，老眼羞看霧裏花。巷陌幾家無主燕，池塘一種為官蛙。江南寒食無煙火，白晝沈沈似月華。

登鎮海樓聞角聲賦

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東南第一州。

念奴嬌 春夢

一場春夢待從頭，說與旁人聽著。罨畫溪山紅錦幃舞，燕歌鶯臺閣，碧海傾春。黃金買夜，猶道看承薄。雕香翦

玉今生今世盟約，須信歡樂過情，閒嗔冷妒。一陣東

風惡，韻白嬌紅消瘦。盡江北江南零落，骨朽心存恩深。緣淺忍把羅衣著，蓬萊何處雲濤天際，冥漠。

送李北山歸建康

人生無百年，胡為在遠道。遊子悲故鄉，王孫怨芳草。有田歸去來，無田歸亦好。貧賤有餓死，富貴履危機。東海不可漁，西山采無薇。四方已一氣，我今將安歸。

哀毘陵

德祐元年元兵攻常州城破知州事姚嵩統制王安節等死之。以下知不足齋輯補



荆溪水腥泊船早落日無人行古道觸體有眼不識春  
東風吹出青青草荒基猶認是人家敗柵曾將當城堡  
當時壓境兵百萬不脫鞞尖堪蹴倒短兵相接逾四旬  
毒手尊拳日攻討內儲外援兩消沈一縷人心堅自保  
孤臣守土輕性命赤子效死塗肝腦朝廷有爵愧降附  
幽壤無恩澤枯槁願箋司命錄英雄收拾忠魂昇穹昊

送存書記

一聲兩聲松子落一片兩片楓葉飛夕陽在山新月上  
道人相伴一僧歸

題葉東叔賓月堂

人生自是人閒客月亦天邊寄此身彼此虛空無著處  
誰歟是主復誰賓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三

鄭所南 附錄七

宋鄭所南先生傳 案此篇元本脫五十一字

佚名

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怪可愕又善畫蘭蘭成即毀之人求之甚靳

當世無不憾

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



反與弗計然亦不畫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爲番  
人所不得吾忍畫邪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於宋若題鄭子  
畫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具存此世只  
除君父外不會重受別人恩譏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  
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闊清風萬  
古譏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  
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  
墮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爲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  
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荒洪荒之表

爲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譏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  
寡慾而好遊凡遇窮山大澤必彌日忘返咄咄書空心  
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者有  
太極祭鍊文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  
十一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嘔血三斗書此後有具眼  
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後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  
所謂所南者以南爲宋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  
趙也凡其爲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無傳  
余故僭而爲之傳云



論曰蜀孟昶侈肆之後豪右爭相誇尚石恪生於其時  
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王裒  
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  
抑又哀之徒歟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葬倫不墜者  
以有節義爲之閑也通圓者哂其狷介又孰知有所不  
爲者亦聖人之所取乎

鄭所南小傳

盧熊蘇州府志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咸卒於  
枝江縣主簿父震字叔起號菊山淳祐道學君子爲安

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於吳葬長洲縣甌山母  
樓氏妹爲比丘尼名普西公太學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  
喪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  
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  
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  
形言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  
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  
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贈  
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



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  
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  
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也  
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果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  
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為異也坐臥不  
向北偏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  
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  
故則云地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邪不欲與雖迫以勢  
權不可得也天日本中峰禪林之白眉聞公名欲見未

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  
云所南何不說法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云本  
又云博學老子公即曰世法和尚趙子昂才名重當世  
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子昂數往候之終不  
得見歎息而云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田亦  
舍諸刹惟餘數畝為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  
之蓋不以家為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  
不徧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屬其友唐東  
嶼曰思肖死矣煩為書一位牌宮云大宋不忠不孝鄭



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白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洪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屢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行於世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吳門唐謙自牧所纂錄也錄成以示予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可尚惜無人爲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歎曰自牧之錄此其有關於世教哉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享祿位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託乃俛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諉曰運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於終身坐臥未嘗北向則有秋霜烈日之難犯者蓋凜乎其不可向邇矣故其歿也平日之覲然自欺而不能



無愧畏於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肯執筆以發揮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亡也今自牧乃能於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凋零之緒掇拾纂綴得不至於盡泯而其賢不肖用心之不同於此可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廉懦夫安得而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關於世教也歲癸卯三月姑蘇王行書

題宋太學鄭上舍墨蘭

有序

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

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叩闕上宋太皇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公遂變今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邑宰素聞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一作給以賦役取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奇而釋之又嗜詩題蘭云玉珮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筆硯來過徐子方書塾云天垂古色照柴門昔



日傳家事具存此世但隨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  
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水仙云禦寒  
不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爲文操行率類此晚  
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與秦民潛避世  
恥如殷士裸如京天池水淺鯤南息衡岳峰高雁北征  
三百運終遺墨在秋風九畹不勝情

鄭所南宅

王賓

樂橋東條坊巷

所南遭宋末痛國事日非上書切言之宋亡不顧產業寄身僧

舍常面南哭泣坐不向北其菊花詩有日寧向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與誰人問先生垂淚蒼  
國亡何用念家爲

題多景樓

以下知不足齋補輯

鄭思肖

英雄登眺處一劍獨來遊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江  
分淮浙上天闊楚吳秋試望斜陽外誰寬西顧憂

聽琴

洋洋盈耳間一派水潺潺意不隨聲盡心應與物閒宿  
雲穿竇出飛鳥御風還却喜無人識支頤看遠山



送友人歸

年高雪滿簪，喚渡浙江潯。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鳳皇身，宇宙塵，鹿性山林別。後空回首，冥冥煙樹深。

夏駕湖晚步懷古

豈獨吳王事可憐，人生回首總淒然。空嗟落日猶如夢，不記東風幾換年。寶駕跡消前古地，菱歌聲斷晚涼船。如今城郭都遷變，茅屋荒頽草積煙。

訪隱者

石竇雲封隱者家，一溪流水繞門斜。滿山落葉無行路，

樹上寒猿剝蘚花。

春日登城

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遙認孤帆何處去，柳塘煙重不分明。

春詞

春氣暄妍御夾紗，玉釵雙袅綠雲斜。倚欄看遍庭前樹，盡是枝頭結子花。

懷友

今日尊前忽憶君，爲憐秋事又平分。坐來凝睇西風久，



過盡天邊數片雲

春日遊承天寺

野梅香軟雨新晴  
來此閒聽笑語聲  
不管少年人老去  
春風歲歲闔閭城

湖上漫成二首

蘚厓蒼潤雨初乾  
石罅飛泉噴雪寒  
啼斷禽聲山更靜  
青松影下倚欄干  
一望湖光鏡面平  
暮鴉過盡斷霞輕  
狂來飛上高峰頂  
跌坐松柯叫月生

仙輿

跣足蓬頭炯碧瞳  
劃然長嘯響天風  
千巖萬壑無人迹  
獨自飛行明月中

宋遺民錄卷十三



宋遺民錄卷十四

林景曦 附錄八

林義士事跡

鄭元祐

宋太學生林德暘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句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閒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



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  
巖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  
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  
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矣  
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  
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  
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螻  
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  
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  
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  
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跋

陶九成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予以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  
覺令人泣下蓋雲溪羅先生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  
先生所書林義士事跡有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  
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  
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  
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



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矣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或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矣載考之齊人周草窗密癸辛雜識所記則雲溪所傳歲月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一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羣兇接踵隕於非命天

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頂骨惟餘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予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序白石樵唱

霽山林德陽前釋褐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梗石捍而借詩以鳴之有一編屬朋友胡汲古轉致石峽山中請予評余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



得意處每日神助殆思與景遇而草木禽魚皆吾性情  
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得江山助也  
德暘自雁宕游會稽禹窆荒寒雲愁木愴凭高西望而  
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煙霏之舒卷紛感互發凡以寫  
吾鬱陶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悠以博微以章宛然六  
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於詩家門戶當放一  
頭因書卷端以歸蛟蜂居士方逢辰君錫序

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暘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

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異  
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  
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  
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迫庚戌冬終於家  
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有場屋聲時文既廢倡  
爲古文發爲騷章往往九臻其奧晚年所著雜文十卷  
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於世愚嘗熟玩其詩大  
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  
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爲親切其他題詠酬唱雖有不



同然而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閒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於造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爲之註釋云崑陽後學章祖程和父題

註白石樵唱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爲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爲得詩人忠愛遺意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

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暢融之以趣味之悠遠則亦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寧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爲詩也本義理以爲元氣假景物以爲形質濯冰雪以爲精神翦煙雲以爲態度朱絃疏越而有遺音太羹元酒而有遺味其真詩家之雄傑歟予嘗伏讀而竊愛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於是童課之暇不揆僭踰爰輯舊聞爲下註脚閒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爲之發揮而不敢隱



焉第胸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閒援據尚有未盡明者姑  
冀講問以備其全一日子安儀中二友生請曰夫註草  
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迄今猶不  
能無遺憾而況以一人之見乎蓋缺之以俟後賢予嘉  
其言因出此橐俾錄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博  
雅君子訂其舛譌補其疏略使霽翁之詩久而不墜則  
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暢月後學章祖程  
謹書

書白石樵唱註

吾鄉霽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履和蹈貞晚年英氣詘折  
爲詩其立言命意欲厲風節蓋彷彿草堂翁忠愛之餘  
思也今宐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爲之箋註誠以其所  
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尚其融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  
示其撻擊故實之瞻詳而已昔李善輯註文選援據該  
博而無其義子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  
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曩年君嘗與予翰札辨論河洛  
圖書往復數四予固已知其學有根柢別後久客湖海  
齒載侵尋彊與年少爭一資半級於端簪澤笏中每用



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輩追逐雲泉襄羊文字之樂何  
可得也重念鄉山寥泝文物睽孤章君乃獨能慨慕前  
修之流風發揮遺橐之芳韻必使光塵遠暢有永以傳  
等而上之復將有大著述以迪後雋予又當拭目云至  
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僖書於赤霞城

白石樵唱

林霽山

南山有孤樹

先生之居南對崑巖上有老松常有鳥集故因之成詩以寓出處之意

南山有孤樹寒鳥夜遶之驚秋啼眇眇風撓無寧枝託  
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卑飛觸茅茨乾坤

豈不容顧影空自疑徘徊向殘月欲墮已復支

秦吉了

邵氏聞見錄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作人語夷酋欲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欲

賣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不食而死

爾禽畜於人性巧作人語家貧售千金寧死不離主

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

孫供奉

幕府宴開錄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止有弄猴人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之緋

袍號孫供奉朱溫篡位取此猴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溫徑趨其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

緋衣受天恩日瞻唐殿駕朱三爾何為欲使兩膝下  
緋長樂老閻代如傳舍詩意以秦吉了孫供奉二物特禽獸爾尚知伏節死義不忍事



非其主而李馮二公以堂堂將相一則  
偷生異域一則濫祿累朝是誠何心哉

雲門卽事雲門山在會稽南三十一里今名雍熙

最愛林中過客稀坐分片石澹忘歸僧閒時與雲來往  
鶴老不知城是非蕭灑山光秋入畫清寒花氣曉侵衣  
一溪截斷紅塵影西有任公舊釣磯

舜廟在會稽東南一百里

聲斷薰弦萬壑幽三千年事水空流袞衣剝落星辰古  
野廟淒涼鹿豕秋孝友風微惟故井神明胄冷尚荒州  
九疑回首孤雲遠老淚斑斑楚竹愁

寄林編修名千之字能一平陽人

大雅凋零尚此翁醉鄉一笑寄無功衣冠洛社浮雲散  
弓劍橋山落照空東魯有書藏古壁西湖無樹挽春風  
巾車莫過青華北城角吹愁送暮鴻

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

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  
猶有春風寄廣陵

道中

程入江鄉宿新炊飯帶砂亂山愁外笛孤驛夢中家野



宋道長金箱十四  
水平菰葉春風足棟花西來三兩客閒說舊京華

春暮

乾坤萬事上眉端寂歷東風獨倚闌白髮餘春能幾醉  
綠陰細雨不多寒香飄苔徑花誰惜影落沙泉鶴自看  
碧眼野僧知我意素琴攜就竹西彈

春感

柳花袞雪春冥冥溪風一夜吹爲萍萍隨風去渺流水  
人生無根亦如此故山入夢草芊芊半窗疎雨寒食天  
曉來白髮稀可數多少朱顏化黃土高原冉冉青煙斜

麥飯灑松能幾家子規叫殘金粟暮繭紙蘭亭已飛去

贈天目吳君實

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

詩興翩翩度雪溪巖雲猶護舊畱題夢回殘月蒼梧曉  
家在春風秀麥西萱草堂深衣屢寄桃花觀冷酒重攜  
故山石鏡無人問空與寒猿照影啼

太學同舍徐應樵誓義沈井後十年衆爲營墓立

碑私諡正節先生

高名不與魄俱沈魚腹孤忠耿至今翠碣已書身後諡  
寒泉猶照死時心神遊舊月山河改夢斷疎槐風雨深



埋骨誓終從武穆棲霞嶺樹隔秋陰

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

丙子春伯顏兵至杭州則堂家鉉翁以參

知政事與丞相吳堅等充祈請使詣燕申祈請之議國亡守志不仕既河中府十九載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召還故自便乃歸江南時年八十有二矣

濱死孤臣雪滿顛冰氈嚙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

名節千年日月懸清淚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鶻

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

荅柴主簿二首

名杰號觀齋瑞安人

相隔雲江有夢尋篇詩寄舊重兼金山林未遂鹿麋性

風雨空愁葵藿心老氣十年看劔在秋聲一夜入燈深

銅槃消息無人問寂寞西樓待雁音

閒采秋荷自製衣相逢舊雨語依依學窮科斗心空老

夢跨蟾蜍肉不飛幾喚江帆和雁渡長歌巖戶見雲歸

何須化鶴千年後城郭人民半已非

別方槐庭山人一首

半生書劔孤心老萬里山川兩眼醒空向西陵問佳氣

舜田禹穴草青青

王監簿名樓曰與造物游命予賦

王公諱英孫號脩竹會稽人仕十知不足齋叢書



至將作監簿素與先生友善革命後先生游越多居其莊子上

秦望諸峰入几看仙居縹緲五雲端天高地迥三千界  
月白風清十二闌碧海氣侵珠佩溼明河影落玉簫寒  
超然身在鴻濛上何必蓬萊跨紫鸞

東山渡次胡汲古韻汲古名僑號天放嚴州人

客來持酒灑煙霏空想高風意欲飛老洞藏雲安石臥  
孤舟載雪子猷歸一川白鳥自來去千古青山無是非  
欲上危亭愁遠眺廢陵殘樹隔斜暉

山窗新餽有故朝封事彙閱之有感

偶伴孤雲宿嶺東四山欲雪地爐紅何人一紙防秋疏  
卻與山窗障北風

雜詠二首酬汪鎮卿名鼎號桐陽平陽人

垂垂大厦顛一木支無力精衛悲滄溟銅駝化荆棘英  
風傲几礎濱死猶鐵脊血染沙場秋寒日亦為碧惟留  
吟嘯編千載光奕奕

權臣坐偃月棄官如飄蓬及茲顛沛秋翻然挺孤忠一  
死未得所網羅挂飛鴻渡淮已不食蜣螂夷齊風何人  
續遷史表為節義雄



天台隱者

俗駕不會到瘦筇時復攜肺肝清澗飲鬢髮老巖棲野  
巷猶雞犬春城自鼓鞀未應人世外別有武陵溪

讀秦紀

琅邪臺上晚雲平虎視眈眈隘八紘萬里不知人牛死  
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壁沙丘近威動神鞭海石驚  
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圯上漢功名

元日卽事

宿霧沈城海日遲十年冉冉鏡中絲江湖舊夢衣冠在

天地春風鼓角知杜曲桑麻歸已晚尚平婚嫁畢何時  
野人問我行藏事自向庭前採柏枝

挽浙西提舉李公

公錫字宗禹永嘉人

文獻凋零半隴雲荆花舊宅冷溪濱欲知禮樂千年事  
曾寄行藏八表身旌節自天驚隔世衣冠入地見全人  
鵠袍猶憶談經處風雨宮槐暗落薪

重過虎林

虎林山在錢塘舊治北半里亦曰武林今為郡稱

漠漠江湖夢蕭蕭禾黍秋清笳吹落日白髮過西州地  
涸神龍逝山空老鳳愁惟餘關外水寂寞自東流



故宮

驚風吹雨過歷歷大槐蹤  
王氣銷有渡僧坊聚北宗  
煙深凝碧樹草沒景陽鐘  
愁見花飄月荒秋咽亂葦

辟雍

天子學宮之名

冠帶百年夢昔遊今重嗟  
壁池春飲馬槐市暝藏鴉  
堂鼓晨昏寂廊碑風雨斜  
石經雖不火歲歲長苔花

禮闈

禮部貢院也

楓陛將親策蘭宮此竝馳  
凡鱗風雨化澹墨鬼神司  
染柳春衣淨看花曉馬遲  
偶來追昨夢成屋草離離

西湖

繁華已如夢登覽忽成塵  
風物黯西子笙歌醉北人  
斷猿三竺曉殘柳六橋春  
太一今誰問斜陽白水濱

拜岳王墓

岳飛葬西湖之樓霞嶺

寥落一坏在英雄萬古冤  
孤忠懸白日遺恨寄中原  
樹老殘霞澹塵深斷碣昏  
東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葛嶺

宋度宗賜賈似道第於西湖葛嶺

不讀霍光傳炫然桃李門  
湖山變朝市烽火滿乾坤  
膽落冰天騎魂飛瘴雨村  
春風吹秀麥誤國竟何言



次翁秀峰

溫州在  
城人

花柳西湖別此翁十年鬢雪忽重逢唐陵愁問永和帖  
楚水夢聞長樂鐘黃姑秋燈餘舊癖素侯野服拜新封  
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青太玉峰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

越州人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梅角底  
一春煙景竹筇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野豐年入夢魚  
冰下流泉清老耳東風先已到郊居

寄七山人

平陽州治北五里有七星山鄭初  
心先生隱居於此稱為七山人

十年疎鬢為誰斑天借儒冠日月閒欹枕寒生雙瀑澗  
開門春滿七星山鶴歸尚覺遼城是鷓老空聞蜀道難  
欲覓九還憑寄語青牛何日度函關

端午次韻懷古或疑屈原曹娥死非正命是不知  
殺身成仁者也併為發之

葵榴八眼明得酒慰衰齒胡為浪自悲懷古淚紛委湘  
江沈忠臣越江沈孝子沈骨不沈名清風兩江水或云  
非正命是昧舍生理歸全豈髮膚所懼本心毀哭父天  
為驚憂君國將燬于焉偷吾生何以立戴履脩短在百



年芳穢垂千紀之人死猶生滔滔真死矣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江海一畸人舊國愁生暮衰年病過春天  
垂湖色湛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在心銜覆載仁

五日次韻

客鄉弔古重登臨隔水斜陽鳥語深  
葛尚餘唐闕夢傾葵猶抱楚臣心  
蒲邊臘釀供華髮棟後春風在綠陰  
桃印靈符何必佩乾坤正氣古猶今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愛奇不厭買山勤  
重華事往人何在萬古春深鳥自耘  
閒拂巖花問陵谷獨懸茅屋管煙雲  
滿林剡竹供揮灑天壽斯文正屬君

別王監簿

元髮相逢雪滿顛一番欲別一淒然  
離亭落日馬嘶渡舊國西風人喚船  
湖海已空彈缺夢山林猶有著書年  
蓬萊不隔青禽信還折南枝寄老仙

荅金華王玉成

金華婺州郡稱以其地有金華山也

詩吞楚澤渺無邊不用神丹骨已仙  
九萬里程驚落羽



三千年事撫遺編銅盤老淚胡笳裏金粟荒愁杜宇前  
惟有雙溪溪上月清光照客尚依然

夢中作四首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

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於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入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願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在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為題下篇冬青花亦此意也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敞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

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

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幾莫雅水到蘭亭轉嗚咽

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

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

冬青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枝漢宮嘗植後世因之宋諸陵亦多植此木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



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  
非人閒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遶百鳥臣夜半一聲  
山竹裂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飛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  
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鋌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  
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  
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  
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劔歌激烈

萬壑秋聲助幽咽世閒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知不足齋錄附

六陵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鄞全祖望

六陵之事尚有所商蓋唐林故祠在欿宮旁彭季山以  
為尚應有王脩竹乃本之張孟兼則多其一黃梨洲以  
為尚應有鄭朴翁謝臯羽則又多其二萬季野續考之  
以為尚應有癸辛雜志之陵使羅銑則又多其一羅事  
雖不與唐林宿相謀而其義則同不可為非一體也況  
周公謹言羅殮孟后時一老翁得后釵臯羽明有古釵



歎以紀其事則固非不相謀者矣是固前人所未及之證佐也故當合而稱之曰六義士祠若章祖程引厓山志以爲尚有余則亮乃無稽之言余則亮者政和人余應也明洪武中曾官雷守同知事卽賦皇宋十六飛龍以志庚申君遺事者也其人在政和蓋稱宿儒圖經中有傳可考而相去八十餘年隔絕三朝其時不與唐林接則於六陵事定無豫且祖程引厓山志以爲據是書予家有之然竝無此語故益見其誣也今執事但增脩竹以下三人而未及陵使愚尚以爲缺也當時同事自

尚多人以趙東山之語可想見也今其幸傳於世者不當失之若其祠址既不復在攢宮愚以爲可移之天章蓋天章冬青之跡不久湮沒寺僧甚陋幾不知爲鳳巢龍穴之所在故宜立穹卑以表之而祀六義士於寺中以存其地不當在城內也

典於天

章而大吏格之是在黃耒史早有此言然大吏亦不爲非也蓋國家命祀根據正史不以稗野之言改移是乃定例況穆陵遺顱明祖返之櫬宮則固未可改置矣故不若移六義士之祠則兩得之耳其中又有宜論定者



宋之蘭亭在天章王厚齋之言。據也。今蘭亭亦在天章。然而宋蘭亭去今幾二里。則今之天章亦非宋之天章也。蓋天章在元末爲火燬。明永樂六年浮屠智謙始重建之。其遷地當在是時。然則前此唐林之舉其在舊址無疑也。故祠或不得已而寄於今之天章。若碑則當立於舊址。姚江黃耒史物色冬青於今之天章。不得而痛心於浮屠之剗其蹤跡。甬上萬西郭亦主其說。所謂刻舟而求劍者矣。

冬青義士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之役王脩竹鄭朴翁確然同功者也。羅陵使亦必不可遺者也。獨謂謝臯羽有陰移冥運之功。此出自楊廉夫之臆說。愚初亦誤信之。而今始知其妄。夫欲審臯羽之同功與否。先當定發陵之年。羅雲卿作唐雷門傳以爲戊寅。周公謹志以爲己酉。宋景濂從公謹。乃其於元史又先一年以爲甲申。則已自相矛盾。故續綱目從雲卿。若以臯羽之詩合之。知君種年星在尾。則雲卿之言是也。近人邵廷采疑以爲戊寅。宋少帝元年。蒙古不應竟無顧忌。若此。因以爲己酉。而冬青引不可解。則始



闕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况厓山彈丸豈爲敵之所懼是真迂儒之言不足辨也發陵旣在戊寅則其時文丞相未死臯羽甫從前一年辭而東歸西臺慟哭記所謂別公章水湄者是也祥興初元臯羽蓋尚徘徊嶺嶠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豫於冬青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蓋宋亡之後據韶父所言則臯羽避地甌括閒四年其後以癸未始入吳以丙戌始入越卽記中所云哭文公夫差之臺與越臺是也是時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自是局外記事又屬

追遡之語知君種年星在尾則已之不豫可知矣其爲追遡又可知矣是時霽山已歸東嘉故臯羽頗有詩寄之是則就臯羽之言以考臯羽而可以了然者也楊廉夫之言妄也况臯羽以其子初達世務始棄家出遊終身不返癸未臯羽年三十五其子可冠始出遊耳戊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覈且爲其所惑野公爲臯羽作年譜固知不能辨及此然則臯羽之配享當去乎曰是不然臯羽之大節宋末爲最卽白衣而拜靈禽之下亦足千古附之唐林之後未爲不可但不當以爲共事者



以其年考之有不合也天章古跡既已漸沒則今日立碑之舉尤不可緩恐亦是雷門諸君之所深望也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

弟前作宋蘭亭石柱銘其中言度宗曾以天章寺地賜吾家易代之後始以爲書院事在至元甲午此僅見於吾家世譜史志固未之載也然剡源游蘭亭序其於書院之役謂以全氏廬爲之則其說非無徵者矣天章自宋時屬吾家迨至元甲午乃輸官則宋亡之次年唐林義舉謂非吾家共任其事不可也蓋先泉翁固遺民其

於脩竹爲同志故是役也不於他所而於吾家聞嘗謂脩竹爲謀主羅林使則攢宮之地主泉翁則山南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皐羽則特聞其事而歌詠以發之者也蓋攢宮無地主則事且立洩山南無地主則亦無以妥七戰之驚魂也事蓋必萃羣力而始成而乃以各懷忌諱故雖唐林二君尚且彼此傳聞不合況其餘乎弟非敢爲先世強附此事但考索所及固不可得而晦也然竊以爲六義士當崇祀而泉翁則可以不必是又何也吾家固宋室世戚也三王四公重圭疊組先



太尉位在二府矣國亡事去不能救是所疚心豈敢以此爲功而望後世之報哉且是天章者故先太師徐公墓道所在也其因先墓而以寺爲香火之院固宋室之賚予也一坏之士其又何辭如或因畏禍而有難色則厲之不如矣故泉翁之共任此事不足奇也特其地之所屬不可不著明耳先泉翁諱璧字君復太尉永堅之從父也宋時曾官祕閣晚年遷居於杭之城東所稱孤山社遜初子者也世亦稱爲城東處士其詩見臯羽月泉吟社中尤與剡源善嗚呼故國之文獻消沈羣言迭出五百年來旁搜審覈而後略具首尾也悲夫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昨謁幕府蒙以南宋六陵遺事下問卒卒未竟其語冬青之舉爲世人所豔稱然止唐玉潛林白石耳同時豫其事者雖不能一一著姓氏如王脩竹鄭宗仁鑿鑿可考謝臯羽則陰移冥轉其閒草窗紀陵使羅說事雖與諸公不相謀要亦先後奔走是役者也獨厓山志所云余則亮尚當闕之以俟考明初旣返穆陵遺骸建雙義祠於鄉大夫祠之左以祀唐林已而移之陵右凡有事



於六陵卽并及之夫其祠之是也而惜於同義諸公有未盡者某嘗走欖宮山下摩挲宋學士碑文所有享殿周垣雖已摧殘殆盡尚有約略可尋之蹟而徧問樵夫牧豎獨失遺址所在爲之茫然當時江南舊臣官上都者不少曾不能出一言以保橋山弓劍至使楊髡縱其滔天之惡玉匣珠襦狼籍殆盡諸君子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爲故君護龍髓恆星晝隕七度山南踰垣折足幾陷虎口百世而不卽分麥飯一盂以酬明德其亦誰忍替之乃更有大不平者楊髡西梵謬種原屬豺虎不

食之餘而同惡泰寧寺僧則欖宮首禍所啟也茲者西冷道上雖至五尺之童爭毀楊髡遺跡鑿飛來峰之塔折六一泉之像甚者貽累地藏波害天女而泰寧殿宇近在陵寢之側巋然獨存佛燈魚鼓不隨麒麟辟邪石馬竝泯茂陵秋風猶餘磨劍之輩豈特冬青靈烏將其杜鵑泣血山鬼有知亦應髮指夫祠祭在有司今唐林祠宇鞠爲茂草則興廢舉墜是明使君之所以脩典禮也逆僧故址犁其地而瀦之抑亦厲風教之一端也合當日扶義之羣使其食於一堂正明使君之所以表幽



潛也滄桑岸谷又歷數百祀而遙四山風雨之地一望  
蒼茫然而向蘭亭而嗚咽索真帖於誰家諸君子之魂  
魄猶在此閒其柰何過而莫之問也敢以告之執事幸  
勿以其迂而棄之

再奉浙東孫觀察帖

某前此劄帖幕府欲毀欂宮山之泰寧寺聞者笑之以  
爲是殆丁零盜蘇武牛羊使曹公按其事也不知其所  
以嘗毀者不僅以其當日豫於楊髡之惡而已蓋所謂  
泰寧寺者何地乎乃卽永茂陵之故址也方寧宗之崩

也吏部侍郎楊華奏曰泰寧寺山岡偉特五峰在前直  
以上皇村名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以此知先帝  
弓劍之藏當在於此詔遷於此而以其基定卜仁烈后  
楊氏祔是泰寧寺所以改爲永茂陵也至元二十二年  
楊髡言會稽有泰寧寺宋以之建欂宮錢唐有龍華寺  
宋以之建郊壇皆係勝地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  
壽時欂宮已改爲寺并敕毀郊壇是永茂陵所以復爲  
泰寧寺也嗟乎吾聞欂宮之建趙清獻公陸楚公二家  
先塋皆包入焉朝廷許其歲時墓祭通道如故天子錫



類之仁且然而寺僧之悖一至於此然愚竊怪明洪武  
閒之遣官審視也浙江行省繪圖以進僅孝理二陵尚  
有殿垣其餘祇存封樹於是置守衛之戶嚴芻蕘之禁  
而寧宗兆域早已犁平安得尚有封樹之可言禁山之  
中居然有侵龍穴以爲道場者是有司特以謾言奉行  
未嘗確爲清覈也正統弘治兩朝亦嘗再行檢勘欲復  
民間所占豈知是寺本屬諸陵之一非隙地所可比而  
返縱而不治其爲樵牧孰有過於此者方今雖再屬易  
代之餘然故國之陵寢皆爲令甲之所加意明使君誠

以此諭有司使其清而出之則有功於金粟之堆豈淺  
鮮乎嗚呼一坏未築雙匣親傳當時義士之力不能勝  
逆僧而今何有矣愚意以爲當盡毀寺室大題曰宋永  
茂陵故址而爲周垣以藩之至若冬青古樹開花無日  
近已梵宇雜揉湮沒莫可蹤跡若以整緝精宮餘力并  
及天章是乃白衣之靈所深望於後世之志士者敢復  
爲執事瀆言之

宋遺民錄卷十四







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  
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  
五年仍歸居九重王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  
至今見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惟昔祖宗受周禪  
仁厚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  
延博案水東日記無雖因二語別結二句云至今見孫  
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其他亦多刪節不復枝注

跋

何喬新

此詩敘元順帝爲瀛國公之子迺閩儒余應所作也其  
詩有王癸枯乾丙丁發之句蓋王癸爲水丙丁爲火元  
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終故  
老相傳順帝北遁殂於應昌倉猝取西江寺梁以供梓  
宮之用梁間隱隱有字亟視之迺西江月一調有龍蛇  
跨馬亂如麻可汗卻在西江寺下之句或云太保劉秉  
忠所作故應云爾也考之於史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  
元時年六歲矣後十有二年爲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  
法於吐番又二十八年爲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  
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  
時也妥懽帖睦爾以元統癸酉卽位是爲順帝時年十



四其生當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  
公年始五十矣應之詩或有徵也史又云文宗以上乳  
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黜之江南召奎章閣  
學士虞集書詔播告中外而不言順帝爲何人之子蓋  
諱之也予年二十時赴江西鄉試於館人家見古樂府  
一帖內有沙漠主一篇云楊廉夫所作予方從事科舉  
之業不暇錄但記其篇末云吁嗟乎鳳爲鳩龍爲魚三  
百年來龍鳳裔竟墮左袵稱單于又識其後云宋太祖  
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

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  
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公之子陰纂元緒世爲漠北  
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哉其言頗與應合近考鐵崖樂  
府無此篇豈出於假託邪抑有所遺邪新安程克勤錄  
此詩示予因具疏予所聞見者以廣異聞云時成化丁  
亥冬十有一月朔椒丘子識

紀瀛國公事實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爲瀛  
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



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  
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  
之地謁周王即明宗見瀛國后罕祿魯氏郡王阿兒廝蘭  
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多懽帖睦爾後有言  
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已子遂兩徙高  
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帖木兒請於文后卜  
若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亦鄰  
質班是為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  
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多懽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矣

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  
既見具陳迎立之意多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  
於是燕鐵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  
遂不果文后視政一年燕帖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  
不肖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懷慶等定議立姪多懽  
帖睦爾為皇帝且詔尊文后下有脫文曰燕帖木兒猶懷兩  
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  
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昇子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  
隆盛下有脫文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唵嚙餓秀才怎麼



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迨夢感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爲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於大明宜矣予

歸老於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元之報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戶徐英觀之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徹曰唯



此物爲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  
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  
十飛龍之詩果符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聖鑑之明  
愧當時不能對此爲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按此說似是而不得其實今以史考之宋恭帝以德  
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六年爲至正戊子學佛  
法於吐番又二十八年爲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  
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與恭帝相見實在此  
時而順帝以元統癸酉卽位時年十四其生當在延

祐庚申審如此說以爲明宗奪恭帝之后而順帝乃  
遺腹子則其生當在丙辰丁巳閒矣以史之年證之  
世安有遺腹子踰四五年者宜以余詩爲是

贈虞伯生詩

無名氏

蓋世文章凌日表驚人風采動朝端窮經白首討論易  
草詔丹墀潤色難憂國淚多雙眼暗歸田計早一身安  
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

右詩得於傳聞而末句之意言不可解者故老云伯  
生嘗私於文宗妃故贈者因以譏之不知其果然否



也

西江月詞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  
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鐫刻於梓黃紙  
模印帖壁間即此詞也

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  
龍蛇繼一作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  
望養生涯死在西江月下廷博案郎瑛七脩類稿云初  
滅宋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  
九九八十一之數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

直待龍蛇繼馬是太祖以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都  
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  
帝姐於應昌粹取西江寺梁為棺之驗耳。右說足以  
補此注所未備瑛疑宏吉刺氏非夔却非北語無定音  
元史撒思吉傳中  
即作夔吉刺氏也

右詞近世皆傳為太保劉秉忠所作而陶宗儀記之

如此未知孰是或曰元土皆娶夔吉刺氏為后而此  
云云指望養生涯蓋陰寓順帝非夔

吉刺氏所  
出之意也

元史順帝紀略

順帝名妥懽貼睦爾明宗之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  
迪郡王阿兒斯蘭之裔孫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



斯蘭率其衆來降乃封爲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卽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卽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爲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於廣西之靜江三年八月己酉文宗崩燕帖木兒請文宗后立太子

燕帖古思后不從而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是爲寧宗十一月壬辰寧宗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迎帝於靜江至良鄉具鹵簿以迓之燕鐵木兒既見帝竝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荅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燕帖木兒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帖木兒死后乃與大



臣定議立帝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奉上璽綬勸進四年六月己巳帝卽位於上都至元六年六月丙申詔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不荅失里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其略曰昔我皇祖武宗皇帝昇遐之後祖母太皇太后惑於憊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寢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竊戴肇啟大事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之攸當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

誠不疑卽授以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躬還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思欲自解於天下乃謂夫何數日之間宮車弗駕海內聞之靡不切齒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愧歉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祐隨降殞罰叔嬪不荅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國之大政屬不



宋道學錄卷十五  
自遂者詎能枚舉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先於正名  
賴天之靈權姦屏黜盡孝正名不容復緩惟鞠育罔  
極之恩忍忘不共或天之義既往之罪不卽勝誅其命  
太常撤去圖鐵睦爾在廟之主不荅失里本朕之嬪乃  
陰構姦臣弗體朕忘僭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  
禍離閒骨肉罪惡九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  
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幼冲理難同處朕終不陷於覆轍  
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  
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監察御史崔敬言燕帖古

思不宜放逐不報

虞集傳略

光人龔伯璠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  
伯璠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  
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  
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  
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  
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  
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



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刺忒納荅刺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睦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璉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卽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

者帝不憚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

先師呂文懿公嘗謂予言順帝卽位後京師有爲十七字之詩者置於虞文靖公之門曰昔謂非其子今日作天子說與老蠻子請死虞因此患遂謝病而歸然不知所出姑識於此云

虞伯生草註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天歷至順閒文治蔚然可觀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



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閒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橐呈順帝親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自由是喪明不能作楷書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如實誕仁宗而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知不足齋附錄

荅史雪汀問宋瀛國公事帖子

全祖望 紹齋

來諭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牴牾兼之不見正史為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啟其端但未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事多未悉者常熟 蒼萃諸書考其顛末已無滲漏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為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之大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



宋遺民錄卷十五  
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按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卽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興復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於吐番時年祇十八耳余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庚

申外史瀛國爲僧白塔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畱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母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以歸元史順帝本紀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斯蘭之裔孫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帥其衆來降乃封爲郡王俾領其族部及明



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此與外史言雖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是也元史順帝本紀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卽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卽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爲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

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於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阿忒納荅刺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木兒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憐貼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告中外余應詩云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丞相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父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願召妥歡鐵木兒立之



庶可見明宗於地下言訖而崩晃忽父者乃明宗皇帝  
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躊躇累日自  
念晃忽父事已實造謀恐妥歡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  
祕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妥歡帖  
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  
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丞相宗戚諸王無  
敢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  
以爲言始迎明宗幼子懿璘質班登位不發詔不改年  
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復欲立燕帖古思文

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少年妥歡帖木兒在靜江  
可取爲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燕帖木兒知不能已  
遂遣使去廣取妥歡帖木兒太子來京行至良鄉以郊  
祀鹵簿禮迎之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旣而燕帖木兒  
驅馬竝行道上舉鞭指示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  
之由太子迄無一言以荅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  
六月方使登位通鑑綱目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  
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  
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



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  
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庚申外史太后每言帝不用心  
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太皇  
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嫡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  
鑪中以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  
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安置尋皆遇害尚書因希旨謂  
文宗在日謂陛下素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  
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詩話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  
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閒逮捕至大都疾之者作

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  
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臺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  
人豈知脫脫亦爲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水東曰  
記後至元二年追尊帝母邁來迪爲眞裕雲徽后余應  
詩云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  
沙磧吁嗟趙氏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禪仁義綽有三  
皇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是也其間印  
合之奇又有不可解者宋太祖以庚申卽位聞陳希夷  
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於四更未卽轉六更方鼓嚴



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  
宋之世宮中無五更而不知更之爲庚也歷眞宗天禧  
四年一庚神宗元豐三年二庚高宗紹興元年三庚寧  
宗慶元六年四庚至理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  
以是年卽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  
亡國乃從世祖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  
則六庚也而庚申君適以是生非所謂莫知爲而爲者  
乎又陶宏景胡笳曲有負展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句  
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爲受命之符乃元

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彭 以爲甲辰君者元之  
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符臺集又載永樂  
中嘗侍太宗觀歷代帝王遺像至太宋祖以下太宗笑  
曰雖都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至元列帝曰  
都喫綿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何類太醫也忠徹俯首  
不能對退問同里黃潤玉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爲恨  
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台非異事乎楊維禎曰宋太祖  
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  
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



百餘年爲元所滅而濳國公陰纂元緒世爲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遁而其次年卽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事在元人皆知之而明寧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濳國外婦之于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爲證助錢謂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史一定案不得以呂麻牛馬之疑等諸曖昧也

宋遺民錄卷十五

書宋遺民錄刻後

宋旣亡文山被執天下盡爲元人有矣當時之士若王鼎翁謝臯羽唐玉潛輩忠憤激烈於其所知或愛助之而欲全其名節或傷悼之以招慰其精爽或感測傾貲以收拾其舊主之暴骸而不顧於禍患迹其所爲固有不同然亦各盡其心而已他若張毅父之致愛於文山閒關遠道而無死生之間方韶卿之重傷於國亡歔歔歌哭而有黍離之思吳子善甘於凍餓而不肯再仕龔聖予撰一忠傳而紀述甚核汪六



有之幽憂沈痛發諸詩梁隆吉之守道安貧終其世  
鄭所南之勁節峻行志向實過於王哀林德陽之深  
匿遠遜而高潔可繼於靖節若宋遺事之附載而天  
不亡宋之意亦隱然見於言外又足以慰數子者之  
心於九泉之下焉其有關於天理民彝豈淺淺哉子  
先師墓墩先生官翰苑時有感於數子者之事彙次  
成編爲十有五卷先生沒且久曾忘其固陋因所訂  
卷目鈔次而校之以卒先生之業予族弟士儀乃倡  
刻之陽湖孫陽甫隆阜戴以立繼之久未克就緒而

臨溪宗人思柔及先生猶子本一復命工以終之嗚  
呼微先生之萃錄則諸子之事無以著微諸君之纘  
梓則是錄之傳無以永是皆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秉  
彝好德千古同情不於此可徵哉刻完謹綴數語於  
末簡以諭觀者如此

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休寧率溪程會謹識於獨善  
園之草堂

壬辰之秋余從書肆見此書首卷出一奚奴袖中乃  
槧本也問坊人云是高陽氏藏書把翫片晌欲竟讀



而不得然心懷之不置已而訊之史先生辰伯先生故以好書稱者言吾向者從虞山借得以授平原氏鈔存可得而觀也旋為予取來書凡四冊前冊錄章方易其次大耋之年步履攜筇不辭脩途往返余甚感其意焉書係錄本惜亥豕之譌未讎正爾鈔成爲識之如此癸巳歲四月五日竹里老人書

平原陸氏本鈔於順治丁亥此冊又後七年矣陸本久歸家篋末卷失去三葉得此補寫遂爲完書竹里姓氏莫詳存其跋語庶不沒老人苦心云

匡

天地間集

晞髮道人謝翹編

寄江南故人

則堂家鉉翁

會向錢塘住聞鶻憶蜀鄉不知今夕夢到蜀到錢塘

南華山

文山文天祥

北行近千里迴復迷西東行行望南華忽忽如夢中佛化知幾塵患乃與吾同有形終歸滅不滅惟真空笑看曹溪水門前坐春風

逢有道士



誰知真患難悟此大光明雲散天仍在風休水自清功  
名幾滅性忠孝太勞生此意如能會神仙亦可成

山中夜坐

本心文及翁

悠悠天地間草木獻奇怪投老一蒲團山中大自在

武夷山中

壘山謝枋得

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  
幾生修得到梅花

溪橋晚興

南谷鄭協

寂寞亭基野渡邊春流平岸草芊芊一川晚照人閒立

滿袖楊花聽杜鵑

錢塘晚望

錢塘江上夜潮過秋靜寒煙白露多吳越青山明月裏  
舟人齊唱異鄉歌

月夜溪莊訪舊

歸田柴望

山山明月露何處認梅花石色冷疑水溪流白是沙清  
吟幽客夢華髮故人相見卽歸去已應河漢斜

觀水

古爲徐直方

滄江無盡水夜夜隨潮去若復作潮來滄江止不住



秋夜泛舟

橫舟何新之

飛星曳寒影野水澹碧空人生定何物扁舟空影中  
何年有宇宙生此木末風有力不向上難到蓬萊宮  
空板棲鶻巢搔首如飛蓬俯仰慨今昔此懷安可窮

歸去詞

右髓王仲素

種松雨濯髮折筍春墮指長嘯歸去來滄江一天水

玩月有感

草堂謝 鏞

入夜茶甌苦上眉眼花推落石牀碁舉頭却恨天邊月  
顛倒山河作樹枝

退宮人

雲西陸 壑

破篋猶存舊賜香輕將魂夢別昭陽只知鏡裏春難駐  
誰道人閒夜更長父母家貧容不得君王恩重死難忘  
東風二月垂楊柳猶解飛花入禁牆

散策

菊屋何天定

孤坐忽不樂出門聊散行溪喧亂人語樹偃礙農耕雨  
徑莓苔積陽坡草木明道逢九十老相對話承平

西窗

坐處王曼之

西窗枕寒池池邊老松樹渴猿下偷泉見影忽驚去



春日郊行

出門逢柳色忽過野橋西坐石看潮長隔花聞鳥啼地  
隨芳草盡樹與夕陽齊不是桃源路行人亦自迷

年年

觀山范協

年年如燕一還家又訪幽居過水涯風雨滿城春欲暮  
山中猶有碧桃花

訪隱者不遇

東窗吳子文

道人入山訪道人山深俗朴雞犬馴道人不見道人去  
豔穠草木無邊春

採菊

竹坡韓

擷我百結衣為君采東籬半日不盈掬明朝還滿枝悠  
然何處是千古正如斯

曉起

曉山林景怡

天雞弄喔咿殘星在斜漢整衣出幽扉山城漏初斷微  
微水風生冉冉田露散此時游葛天澹然空百羨海色  
上寒梢漸識梅花面

宋學士景濂著謝先生傳云天地間集五卷此蓋  
未完書也好古之士必有藏是書者

陸師道識







陳真淑

天山雪子落紛紛醉擁貂裘坐夜分明日馬頭南地去  
琴邊應是有文君

黃慧真

萬疊燕山冰雪勁萬里長城風雨橫君衣雲錦勒花驄  
此酒一杯何日更

何鳳儀

十年燕客身如病一曲剡溪心不競憑君寄語愛梅仙  
天理現時人事盡

周靜真

燕山雪花大如席馬上吟詩無紙筆他時若遇隴頭人  
折寄梅枝須一一

葉靜慧

塞上砧聲響似雷憐君騎馬望南回今宵且向穹廬醉  
後夜相思無此杯

孔清真

瘦馬長吟蹇驢吼坐聽三軍擊刁斗歸人鞍馬不須忙  
為我更酌葡萄酒



鄭惠真

琵琶撥盡昭君泣  
蘆葉吹殘蔡琰啼  
歸見林逋煩說似  
唐僧三藏入天西

方妙靜

萬里秦城風淅淅  
一望薊州雲冪冪  
君今得旨歸故鄉  
反鎖衡門勿輕出

翁懿淑

金門夜醉紫霞觴  
乞得黃冠還故鄉  
一似陳搏歸華嶽  
又如李泌過衡陽

章妙懿

一從騎馬逐鈴鑾  
過了千山又萬山  
君已歸裝向南去  
不堪腸斷唱陽關

蔣懿順

十年牢落醉穹廬  
不用歸榮駟馬車  
他日儻思人在北  
音書還寄鴈來無

林順德

歸舟夜泊西興渡  
坐看潮來又潮去  
江草江花春復春  
山青水綠原如故



袁正淑

抱琴歸去海東濱莫逐成連覓子春十里西湖明月在  
孤山尋訪種梅人

昭儀王清惠字冲華

李陵臺上望蒼子五言詩客路八千里鄉心十二時孟  
勞欣已稅區脫未相離忽報江南使新來貢荔枝右李陵臺

和水雲韻

妾命薄如葉流離萬里行黃塵燕塞外愁坐聽衣聲右搗衣詩呈

水雲

萬里倦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右秋

夜寄水月水雲昆玉

水雲歸吳寄聲長相思

章麗真

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長江不盡流 風颭  
颭雨颭颭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

袁正真

南高峯北高峯南北高峯雲淡濃湖山圖畫中 采芙蓉  
賞芙蓉小小紅船西復東相思無路通



宋舊宮人詩詞

水雲還家小詞為贐聲寄望江南

金德淑

春睡起積雪滿燕山  
萬里長城橫縞帶  
六街燈火已闌珊  
人在玉樓間

宋舊宮人詩詞



